

崇川往事

## 黄幼松致尤无曲信札小考

◎赵鹏

尤灿兄见示黄幼松致其祖父尤无曲先生信札一通,乡前辈的墨迹有缘一睹,窃谓此生有幸。此信原件已有残损,我于录入时,残缺或无从辨认者,以“□”为代,而能据残存笔画拟补者,则以()标记,笔误字在其后用()注出正确的字。现将全文录于下:

无曲足下:转寄一函收[到],弟昨日去□,□[甫]云因某种原因,今秋不能来汴,渠之《山居谭道图》及手卷,弟当于[最]近[期]间托人送上。益群社展览会于何日开幕?彼主创者为谁?拙画恐不足以附骥耳。逸松既来城,□□竟不与□信,未免太觉难堪也。石章已刻就,但因无便,故未能送来,有劳悬望,殊觉于心增悒。足下知我,或当不怪。顾兄近在何处?渠大概又进步不少矣,将来与足下,真可附(俯)视通城矣。[此]复,即颂大安。弟幼松顿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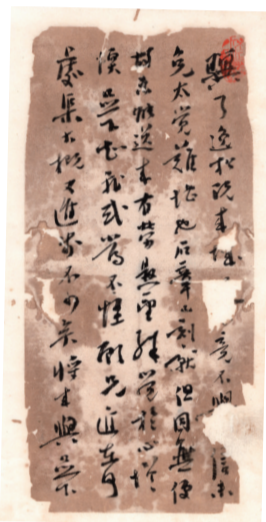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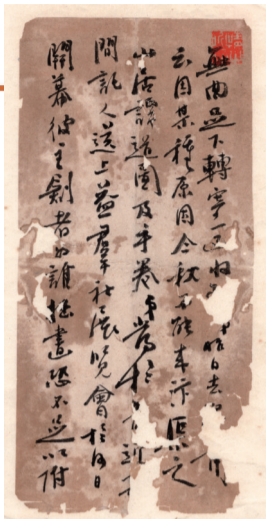
益群社开展览会时期,请来画示我,当来城一观,以增领教益也。

与石章交换之画,请早豫备。

根据信的内容,我判断此信写于1931年夏秋间,在此不妨略作考辨。

此前的1928年秋,黄幼松考入上海艺术专门学校,次年秋尤先生也考入该校,两人相识为友。信中提及的“□(甫)”应是杜小甫,而“逸松”即蔡羽松,两位都是尤先生在上海美专时的同宿舍友,而此宿舍又因黄幼松、潘君诺等友常来雅集,曾被名为“思美人室(思微妙室)”。1930年2月,尤先生与杜小甫等随美专大多师生转学至中国文艺学院(文艺专科学校),而黄幼松似乎仍留美专,约于是年底赴河南开封就职于建华艺术学校。1931年夏,尤先生毕业回到家乡南通,因为正值教会所办益群社的新楼行将落成,而又有办书画展览筹款赈灾之举,所以就有向黄幼松征集作品之举。黄幼松此信就是对此事的回应。

信中说“小甫云因某种原因,今秋不能来汴”,按杜小甫为河南新乡人,其家与开封隔黄河而相望,其时也刚毕业,想是黄幼松动员他回与己同职,而杜却因故暂不能回。



黄幼松致尤无曲信札。

从“来汴”一词看,写此信时,黄幼松似乎人在开封,但看信中询问益群社展览的展期,并表示展出时“当来城一观”,则其所在显然与南通城不远,于是认定那时他就住在竹行镇自己家中。他之住于家,可能正逢开封校的暑假。

关于这个益群社大楼,在南通时间稍长些的人都应该有印象,其位置就在南大街,现在的“文峰大世界”就是拆掉它而建造的,拆之前已改成为“新华饭店”。益群社大楼落成于1931年10月8日,当时地方报纸有专门报道,谓益群社成立五年来,所做公益事甚多,但原有房屋不敷用,乃于上年秋筹款,本年春季开工,现已落成。该楼号称四层,其实第四层指的是屋顶平台,实际是三层,其各层分布为:“第一层设阅报室、讲演厅等,第二层设图书馆、干事室、客厅等,第三层设课室、潜修室、儿童图书室、会议室等。第四层屋顶,将来拟陈设花卉,供人游览。其原有之平房,则辟作游艺室及妇女部之用。”

益群社新楼举行落成典礼时,楼内所办艺术展览也同时开幕。关于这个展览,也有报道云:“城内益群社,日前发起书画筹赈,昨日该社举行艺术展览会,就二楼、三楼陈列各新旧名人书画及艺术作品,凡四百余件,开展览一星期。所有书画筹赈作品,亦陈列该会,藉供捐助者,得此相当之认识。闻昨日当时购买捐票者,颇不乏人云。”报道没有列举参展人名,以信札所言看,应是有尤、黄二位的作品展出的。

此信还问及“顾兄近在何处”,这位顾兄显然就是尤先生的表侄顾永俭。1930年秋,尤先生曾带顾永俭和赵丹赴沪投考中国艺术专科学校,其时应该与黄幼松相识。

黄幼松在信中对顾永俭和尤先生瞩望甚高,谓二人将来“真可俯视通城矣”。事实证明黄幼松眼光之准,可惜顾永俭去世太早,未能大展其艺。本来,以黄幼松的画艺,也应是足够“俯视通城”的,却无端地毁之于1957年的政治劫难,思之令人叹息。

海陵旧话

## 胡瑗作传扬孝道

◎彭伟

胡瑗(993—1059)曾为北宋进士、孝子许俞撰写传记,名为《许孝子俞传》。此文录入《新安文献志》卷六十四、嘉庆本《黟县志》卷一三。此文不长,抄录如下:

许俞,黟县人。家世以儒术显名江左。父养高不仕。俞风采魁杰,襟怀峻整,尚慕节义,不妄交游,下笔立言,慨然有济苍生之志。季父逊,有名于时,为尚书员外郎,器俞曰:“吾家千里驹也。”居常敦睦,家人未尝见其喜怒。少丧母氏,事父以孝谨闻,供给甘旨,昼夜不怠。父之所欲,虽千里必致之,或随计偕,安舆扶持,视舍辇毂。与妻子共食粗粝,晨夕事父必尽珍异,常示丰厚,恐贻父忧。公卿之闻者多所叹服,率俸以助其养。父年垂八十,谓曰:“观汝登科之后,没于地足矣。”大中祥符七年,俞果登科第,授濠州从事,扶持归海陵别业,即路有日,父疾沉笃。俞昼夜供省,以至泔濯,必躬必亲。或问其故,俞曰:“泔濯于家人之手,虑其厌息焉。”父丧,摧毁几致灭性。而家至贫,多假贷于士大夫,或历父经由之地,涕泣者永日。尝于通津,寄泊佛舍。值春景花发,闭室静坐,未尝出睹。赴牧守之召,过琅山别院,马上忽泣下。仆御问其由,曰:“我父曾寄此也。”士流服其孝道。制满,赴调,上超资授扬州从事。

有趣的是,《新安文献志》中还录入一段按语,罗鄂州志言:歙州题石碑称:许逊祁门人,而安定先生为许俞作传,言黟县人。今从欧阳公所作行状言:歙州。别本又云宣城人,辨见转运公墓铭下。许遂是许逊的兄弟。许遂有子,即许俞;许逊有子,即许元。查阅《徽州传统村落社会:许村》,北宋期间,许遂迁黟县,许逊迁祁门,许元移居宣城。因此胡瑗记载许俞是黟县人,非常准确。

文中还有两处地点,值得探讨。一处是许俞侍奉父亲的海陵别业。2000版《胡瑗》认定海陵别业就是如皋别墅,尚无佐证。海陵通常指泰州。另一处是琅山。《胡瑗》解读为南通狼山,值得商讨。尽管南宋罗愿于《许长官俞传》中肯定“通津”位于扬州,及许遂死后,许俞寓居扬州渡口附近的寺庙中。扬州离南通很近,那么许遂昔日寓居地就是南通狼山吗?许俞还写有《琅山别院》:云自悠悠,何为去不返。琅山不忍登,中情时缱绻。夕月林外生,深院柴扉键。芳草长庭阶,又怨凉颺偃。忡忡夫何如,我生犹憾晚。举目望迷漫,木叶天风远。诗中未曾言及江海,狼山的地貌特征不明显。

早在清末光绪年间,已有学者推论:许俞从父居海陵,为胡瑗所知。胡瑗撰写此文,旨在传承孝道。

旧文新刊

## 张謇和袁世凯的绝交与复交

◎管劲丞

张謇和袁世凯早于1881年相识于登州,张已先在吴长庆军中。袁后到,张曾奉命为袁改正文字。他俩的关系,在师生与同事之间。1884年,吴长庆从朝鲜被召回国,分所部三营交袁世凯留驻那里。不到两个月,袁乘势巴结上李鸿章,露才扬己,甚至予吴以难堪。张謇和另一个同僚朱铭盘为此大愤,遂由朱铭盘、张謇、张警联名写了一封长信给袁,揭露指斥,极其辛辣。信是朱铭盘的手笔,张謇因为一同具名,九录里也照录。年谱云“移书切让

之”,即指这封信。这封信乃是绝交书,自后张謇和袁世凯21年一直不通音问。张謇在那年后,有写信给驻防朝鲜的提督吴兆有,信里提到袁世凯,像是给吴兆有、张先前和袁世凯三人的。同一年在给袁世凯的堂叔袁子久的信里,也说到“慰廷任事非不勇,治事非不勤,而时时杂以世故客气之习,故举动辄不胜有识之求,而其材固公家谢幼度也。方戎乱国,幸属慎之”。说明张謇虽与袁世凯绝交,但还是特别赏识他的才干,关顾如常。

1905年,袁世凯任直隶总督,在督抚中的地位已经和张之洞并驾齐驱。张謇正以东南立宪派的领袖进行运动,因为向清廷请求立宪,要张之洞支持。张之洞却要他先商之袁世凯,汤寿潜又在怂恿他去信,于是他才和袁世凯重新来往。这是那年五月间的事。再过了两三个月,他以大生纱厂价购山西搁置天津的纺纱机器,要求袁予以帮助,当派乃兄张警到天津见袁世凯,这样又有了人的来往,体现了张謇与袁世凯的和解,因为张警也是当年联名发出绝交书的其中一个人。